

文学评论家丛书

文学活着

雷 达 著

WEN XUE PING
LUN JIA CONG SHU

陈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06.7/301

文学评论家丛书

文学活着

陈荒煤、冯牧主编

雷 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0
1512716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活着／雷达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8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69-0

I.文… II.雷… III.文学评论—中国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3853号

责任编辑：杨 渡 彭沁阳 王培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875 插页3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13.30 元



作者像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不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渗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小说评论与思想漫步(代序)

——读雷达的评论

吴文科

创作是艺术,评论当然也应当是一门艺术,而且是艺术的艺术。或者换言之,是建构在艺术创作之上的思想艺术。

这是笔者读了文艺评论家雷达的一些文章之后,更加坚定了一种认识。

这种认识,是基于平素读者对文学评论的一种渴望:因为无论诠释抑或指点不再给现时代的读者以满足;引导乃至限定审美框范已然令人生厌。唯一的途径或者说唯一的评论佳境是在以作品为支点、以思想为杠杆的审美漫步。

这种认识,也是基于雷达的小说理论及评论文章的成功品格:鲜活而不教条、雄健而不生涩、挥洒而不漂零。理论与思维、客体与主体、视角与对象、观点与表达,均呈饱和、统一、相契与机智的状态。作品不怕被歪曲或肢解,读者不怕被强迫或蔑视,一切都在宽容、理解与尊重的充分交流中进行。

这就是雷达的文章的品格,也是雷达所以驰骋小说评论界而风格独树的所在。

试看《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可谓下笔从容:“春节得暇,随手翻阅近年漏读的小说,不意渐渐读之入迷,一面深悔昔日对一些精彩篇章失之怠慢,一面则对流行的‘疲软’、‘停滞’之类大而化之的说法产生疑惑。……倘若不以轰动与否、热闹与

否作为评衡创作发展的唯一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即使近二年的小说,也依然没有止息它内在一贯的探索精神。”你看,自责中出观点,平淡中见新奇,款款道来、千回百转。接下去的笔势可想而知:再行认识“主体意识”,具体分析“典型”内涵,平心考辨“自然主义”,大胆预见“问题小说”。文章写于1991年,凡此你可以在他的文章中去印证。我想在此印证的是雷达作为评论家的思想方式:由闹市中穿过并于喧嚣中分辨,然后怀着理解去审问。而不是先拉起观念的横竿再牵过作品的马匹,然后扬起视如鞭子般的手中的笔。

而在《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中,你又会认识雷达作为评论家的另一面:散文式的理论建构与诗意般的逻辑象征。“城市文学”的概念在此被放到人生际遇及社会生态的背景上去透视。而视角及视界却又是那样地随意而且确切!理论探讨因为脱掉了镣铐般的袈裟而变得自如真率、浑然天成:剥脱或者说摒弃了“理论”外衣的评论更加逼近真正的理论本身。一向被视为创作对立面的评论终于在此再一次与创作及其现象并排站在一起,共同朝着一个方向。

但如果将这种不法之法视如无法,则会造成对雷达的误解。雷达的思想漫步一旦真正挽起具体作品的臂膀时,就会显得更加迷人。由“《芙蓉镇》对社会风俗画的描绘”到“红高粱系列”对“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的写真,由“对《绿化树》的主题随想”到“对《高山下的花环》的人物考察”,再到“《平凡的世界》的探究”,再到“《少年天子》的沉思”……举凡新时期中、长篇小说扛鼎力作的成败得失,均在雷达的关注范围之内。这或许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雷达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不是简单的归纳、概括与推绎,不是自命不凡的评判,也不是自作多情的抽象与升华,而恰恰是与作品独特而纷繁的思想意蕴相互勾连的同步观

照即审美思考。而那思考又将理性与诗情、史笔与文采合二为一,所谓“情、气、势熔于一炉”,“把激情放到理性的模子里浇铸出酣烈之文”。灵感的火花于此走出被评论的对象,粲然突进于与作品血脉相通的理论之躯。由此形成的小说评论,其与小说即评论对象相映成趣的可读性,构成了雷达的又一特色。

或谓雷达的评论过于情感情绪型而不够“系统”和“哲学”。但也许这正是雷达的优长与特色。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由是我们可以这样确认并描述读完小说后再读雷达的评论不感到落俗和乏味的原因:使思想随作品一同徜徉于读者的视线,并使其脚步声踏出心灵的旋律;映照作品也酝酿理论,起于形象而归于思想。

目 录

文学活着	1
文学史并非观念史	7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12
——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	37
从生存相到生活化	52
——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潮流	
论王朔现象	67
由书摊引发的思考	78
——纪实文学的现状和未来	
发现的时代	83
'93“长篇现象”述评	86
废墟上的精魂	102
——《白鹿原》论	
心灵的挣扎	128
——《废都》辨析与批判	
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146
——论《古船》	

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	167
——《少年天子》沉思录	
诗与史的恢宏画卷	200
——论《平凡的世界》	
论“红高粱家族”的艺术独创性	212
《战争和人》随感录	233
一代人的心灵史	243
——论《中国知青梦》	
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	258
——看影片《秋菊打官司》	
从高加林到李治国	265
——关于乡土小说的深化	
四种视角 四重境界	280
——苏童、刘震云、张宇、吕新四作比较谈	
写在四部小说的边上	290
——评周梅森、莫言、格非、储福金的四部新作	
现代味与日常化的融合	296
——读残雪的《索债者》	
民主何以难坏了三爷	300
——读乔典运的《问天》	
人与上帝的对抗	305
——读毕淑敏《生生不已》及其他	
从感情回归说到美的含量	311
——《裸雪》感言	

《则天大帝》中的武则天	315
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322
——散文谈片	
传记文学的魅力	326
——从《赵丹传》、《白杨传》谈起	
后记	330

文学活着

大概在前年，有人眼看文学向低谷急速下滑，曾经预言，像这样下去，到不了本世纪末，用语言文字书写的纯文学即会自行消亡。此言既出，人们认为太偏激，太夸张，均不以为然。这话也确乎说得绝对了。可是，静心一想，除了那结论是我断然不能苟同的，倒也未必全属故作惊人之语，至少它道出了纯文学的严重生存危机。正像哈姆雷特王子一上场就发出的默语：活着还是死，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们弄文学的人，都认为纯文学最伟大，最神圣，不能也不愿设想没有文学的日子该怎么过，那无异于地球的毁灭罢，因而总不免愤愤然，戚戚然，总在期求轰动，对于突降的冷遇难以适应，抱怨社会和读者何以不重视自己。其实，这问题不难索解，只消到大街上转一圈，头脑就该清醒得多。你会发现，又有大饭店竣工了，又有歌舞厅开张了，又有游艺厅排队了，同时你会看到，科技馆闭馆多时，天文馆冷寂得很，电影院不知何时变成了家具店。切勿小看这些现象，它埋藏着很深的道理呢。饭店可满足口腹之欲，歌舞游艺可满足声色之娱，而科技馆不可能马上兑现什么。这就说明，人们急于追求可满足眼前欲望、切身利益的实用的东西，而对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经慢慢发酵方可起作用的精神性的东西则普遍缺乏耐性。推而广之可否说，急功近利的，直观的，轻松的或者消遣的种种，大受青睐；需要沉思的，形而上的，追寻意义的方面，则颇受冷遇？这正是商品化的、

市场化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盛行的转型社会的征象啊。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人文，商品意识与精美意识之间的错位，失重，不平衡，恐怕是这种社会很难克服的冲突。如此看来，刊物印数的下跌、转向，通俗文学的恶性膨胀，电视的压抑文字文学，以及橱窗里摆满了关于养花的、养生的、打毛衣的、性知识的杂志，却极少见纯文学刊物，也就无可骇怪。活得艰难的未必只是纯文学，纯文学的生计日绌也是必然的，并非世人单单与文学过不去。

然而，处境艰难的纯文学毕竟活着，只是人的活法在变，文学的活法也不能不变。尽管文学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是政治生活一变，经济生活一变，它马上就改换价值体系和审美选择的，可是我们仍然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生存空间变了，气候变了，其内在机制和整体面貌，均发生了极大变化。说社会的热点决定文学的热点是一点也不错的，当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人际关系的准则，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紧紧控制着人的意识和精神的东西改变了以后，文学的观念、功能、审美时尚、主题选择、接受方式也就没法不变了。

当今文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过去也说读者是上帝，但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文学界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发布，现在不同了，不管你多么有名，读者不掏腰包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读者对文学市场的控制力空前地放大了。虽说包装和“炒”颇能奏效，但也须符合读者的消费心理。过去，作家或是全知全能的，指路意识和载道意识很强；或是先锋意识的占有者，专心于语言革命和叙述圈套，不大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他们都在按照纯文学作家的常规方式操作着。现在不同了，作家作为平民中的一分子，洞观和表现生活本身复杂性的一分子，他因接受对象的制约，不得不悄然改变着原先的传达方式、生活方式、创作方式。雅俗两栖作家、